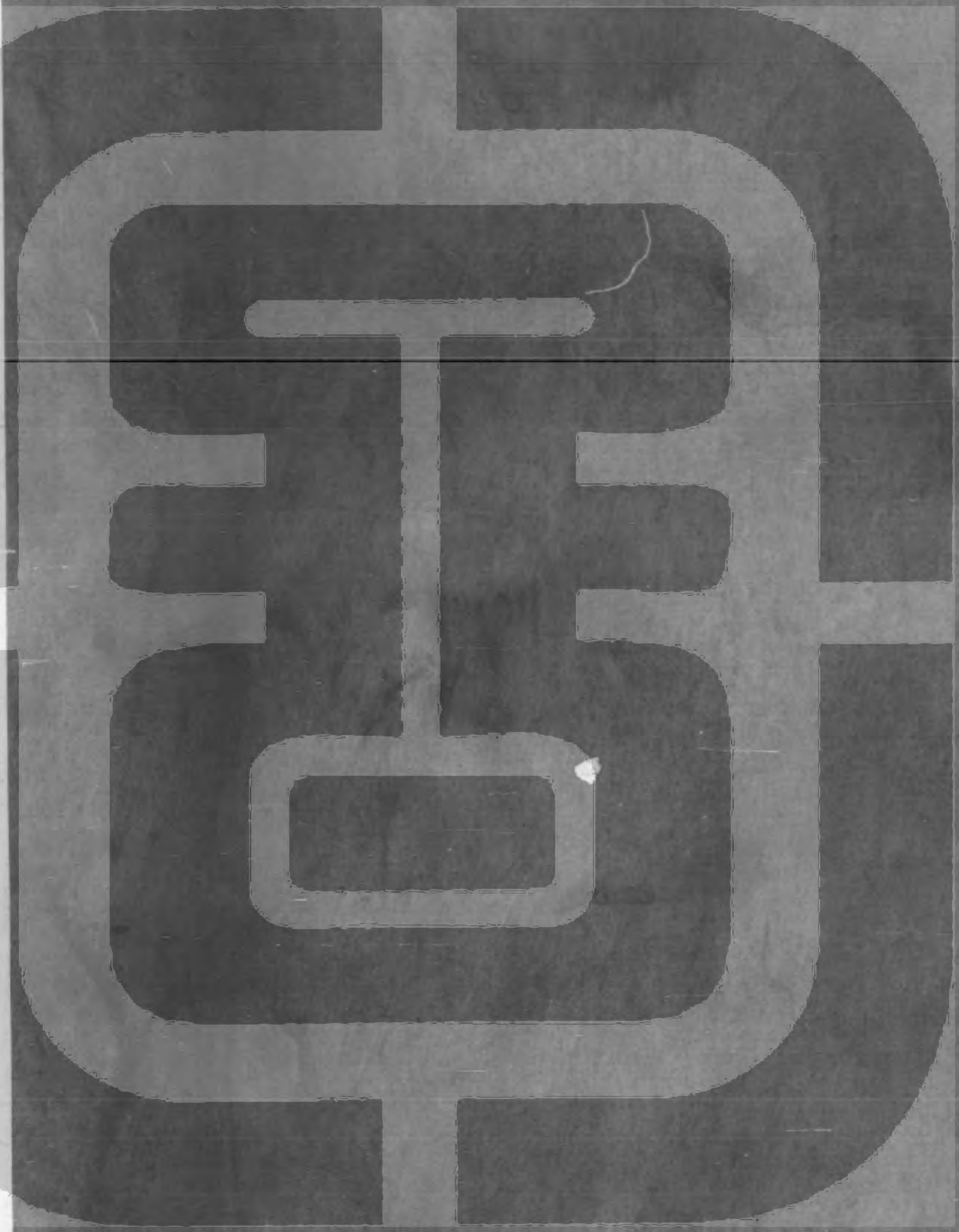


南道任辦理他郎金廠卷

道光廿九年





署雲南分巡迤南兵備兼管水利道黃為出示曉諭事照得他即廳屬之坤勇金廠前因廠徒分黨爭佔驚擾城鄉本署道於臨安府任內奉



撫憲札委赴即會同普洱府暨委員等將該廠封閉督飭兵練將廠徒全數驅逐出境通稟

各大憲在案乃該廠徒等於封禁後復潛往該廠偷挖礦沙日聚日衆茲本署道訪聞為首廠徒孔老五邱順等分黨爭佔並於元江他即所屬水癸甸索關店大歇廠一帶或一二十人或三五十人執持器械



攔搶過往商旅及分投村寨特強騷擾實屬大干法紀除移行元江他郎州廳文武會派兵役巡緝拿辦外本署道不忍不教而誅合先出示曉諭為此示仰元江他郎州廳所屬村寨頭人漢夷居民及廠衆人等知悉如該廠徒等仍敢沿路攔搶並騷擾村寨該鄉保頭人立即督練團拿捆送地方官衙門究辦查該廠徒等多係外來人民告示到日各自星散或回原籍或另謀生計勿再蟻聚屯集以保全身命倘敢愆不畏法特衆抗拒滋擾地方本署道定即飛調普洱臨元官兵練勇親臨圍拿從嚴懲辦如本地漢夷民人胆敢串同附和滋事及聽從攔搶過客一經本署道親臨查辦亦必督飭兵練嚴拿從重究辦不稍寬貸各宜凜遵毋忽特示

實貼高脚牌發他郎廳轉遞元江州衙門曉諭  
道光二十八年四月十四日

欽命

雲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趙  
雲南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普  
二十八年十月初三日奉

為遵批移行事道光



撫部院程 批據

臨元鎮會同署臨安府丁牧具稟、普洱府屬他郎廳  
金廠事宜一案、奉批他郎廠匪角爭滋擾、貽害附近  
居民、原不難調派官兵、掩捕剿辦、以除熟惡、而戢党  
從、並於油米入廠之區、扼隘堵截、游匪進廠之路、嚴  
緊盤查、亦可以絕其開採、第用兵攻剿、恐玉石俱焚、  
多遭塗炭、且匪等或聞風四竄、轉滋剽掠、更不免貽  
害閭閻、茲據會稟議以責令頭人縛獻首要、巡查搶  
匪、使舊案既辦、新案不生、漸次馴習、規矩免致剽掠

為患、果能必其遵行、以遠不致陽奉陰違、亦未始非  
因事制宜之道、但他郎之金廠、有未可與武定之金  
沙江、建水之金硤河一例而論者、蓋金沙江係披沙  
揀金、終日之得、止償終日之工、無多利、故無爭心、金  
硤河則在土司境界、地處既偏、獲利亦少、貧民淘挖、  
聊以資生、故能相安、以無事、而他郎金廠、產砂易採、  
取精已多、且近於大路、尤為四外所易集、利之所在、  
衆所必爭、姑無論頭人知之能、否、歷服謹嚴、廠衆之能  
否、盡聽約束、且恐互相爭長、挾衆為雄、即頭人中難



免不角利分爭、次釁、故至若責以派撥、廠練、把守、巡  
察、似明授以撻縱之權、尤恐啓其挾持之漸、所稱每  
月抽收十金、量貼移駐經費、是名為貼費、實與抽課  
何殊、想匪徒皆得藉口、廠納課金、益致明目張胆、恣  
意盤踞、既非奏咨有案、不特將來辦理牽制、且於政  
體攸關、尚須細查情形、熟籌全局、庶使行之無弊、得  
以永以相安、仰布政司移會按察司、速即移行臨安  
鎮府、會同普洱鎮道府、暨他即廳細加察看、悉心籌  
畫、如何可使廠匪斂戢、道路肅清、蠻角無爭、地方綏

靖、勿稍將就於目前、致滋貽患於日後、共同妥擬章  
程、據實具覆、由司核議詳奪、一面仍督飭營汛、勤撻  
技藝、收拾軍火、以資備用、勿忽、並候

督部堂批示、稟發、仍繳等因、奉此、查此案前奉

督憲批司、會同按察司、迅即移行該鎮府、協同普洱  
他即府廳、一面督飭營汛、勤操技藝、收拾軍火、預備  
相機調遣、一面公同悉心籌畫、將如何始得以安、不  
致弊中生弊、再行確擬章程、據實具覆、由司細核詳  
請飭遵、切勿僅為目前省事之圖、頓忘日以易滋之



惠等因、本司等查臨安地方、為各匪徒出沒去來之所、普洱他即、乃係巢穴要處、自應以普洱鎮道為主、當經會移

臨元普洱鎮臨安府協同普洱他即等府廳遵照、

督憲批示、一面督飭營汛、勤搽技藝、收拾軍火、預備相機調遣、公同悉心籌畫、將如何始得以安、不致弊中生弊、再行確擬章程、妥議移司、以憑核詳、飭遵辦理在案、茲奉批前因、合就移會、為此合移貴道、遵照兩院憲批示情節、會同

普洱鎮臨安府協同普洱他即等府廳細加察看、悉心籌畫、如何可使廠匪斂戢、道路肅清、蠻角無爭、地方綏靖、勿稍將就於目前、致滋貽患於日後、公同妥擬章程、據實具覆、移司核議、詳奪、仍一面督飭營汛、勤搽技藝、收拾軍火、以資備用、事關剗撫要件、幸勿走漏風聲、迅速議覆、毋稍遲延、致悞事機、切切須至移者

道光二十八年十月十三日移

再者昨將臨安鎮府會稟籌辦金廠事宜、批司轉行、



想經入

覽矣。然此事尚有未盡之言。茲再縷商如左。緣他即金  
廠閉之不能開之不可。徒留為匪徒盤踞滋擾之資。  
原難坐視。近日群策所陳。非剿即撫。但能使之安貼。  
自屬可從。但如臨安鎮府所云。令其自獻首要之犯。  
查首要之犯非他。邱順等是也。能使從吾令而即獻  
乎。若令之而不從。將聽之耶。則彼且玩我矣。將懲之  
耶。則仍非用兵不可。是本意雖在於撫。而事勢轉迫  
於不得不剿。所難者不在發令而在收令矣。即不至  
是。而彼姑為緩兵之計。陽奉陰違。甚且縛其所仇而  
獻之。又何從辨其真偽乎。至於借廠練以為用。固可  
省兵力而節雇資。然彼之為廠練者。私人也。尚敢橫  
行不法。如是之甚。若為官用。則居然官人。得毋虎而  
翼乎。其藉巡查之名以行仇殺之事。似亦勢所必至。  
何似以處之。且彼自食其食。而責其為我衛民。能與不  
能亦略可先事而決矣。至所議月抽課金十兩。聞係  
該廠頭目之所願為。然不奏則不敢擅行。奏則必干  
部駁。既駁之後。勢必催令嚴封。不封則處分隨之。欲



如今日之從容籌商而不可得、且彼以輸課之言啗我、直欲踞廠地為已有、不但其仇不得與爭、並在官亦遂不能過問、設有復來爭廠者、彼且謂我既輸課於官、應興兵助我、其時即欲退還其課、亦有所不能計、將安出、是不惟無此政體、而且後患方長者也、更有謂勸之使自解散者、頑梗之徒、本非可以口舌動、且即解散之後、亦無非在附近各處、夥劫行兇、以一廠聚集之匪徒、貽數處蔓延之禍患、恐更有不可收拾之勢耳、以上數議、初聆之似若可行、深思之實皆

有弊、尚望

執事再為廣益集思、熟商妥善、方可見之施行、是所盼禱、弟又頓

館侍生期林則徐拜

欽命雲南普洱沅威景蒙等處總鎮兼世襲雲騎尉楊

為飭議事、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十八日奉

宮保督部堂林 照會內開、據臨元李鎮會同委員暨臨安元江他即各府州廳具稟、查明他即廳屬之坤湧箐產有金砂、雖經封禁有案、仍復有人偷採、又



湧箐之旁，另有一山，訪有銀硃引苗，現有砂丁攻採，不難立廠報課等情。查上年冬間欽奉

上諭著各省酌量開採，如果不便於民，或弊多利少，亦准奏明停止等因。欽此。茲既據該文武等查明，他即廳地方，或有金砂，或有硃苗，雖衰旺難以預知，而開採總應試辦，除批飭再行勘明議覆外，惟思硃廠一經試開，聚集之人必多，首須多派官兵彈壓，而官兵移駐未必朝夕即可撤回，若不定其統轄，即無以專其責成。查他即一廳，係普洱府通判分駐，而該汛千總外

委，又係臨元鎮所轄之元江營分防，事權不一。現在彈壓該廳廠務，如調元江叅將添帶兵丁往駐，固無不可，而無如元江係他即來往衝途，正須加意巡緝，且境接外夷，非一守備所能管轄。若將臨元都守移駐一員，仍歸該鎮統轄，而中格元江一營亦復多所格碍。查各鎮標下，皆有中左右三營，普洱鎮標本亦如此。嗣經裁去左營，僅存中右二營，未免兵多官少，似應將普洱左營遊擊仍就復設，令其駐紮他即，應撥兵數若干，就近撥駐。裨文武皆歸普洱管轄，事體



可期畫一惟遊擊一員應於額缺中酌量移改因查  
新營遊擊向係駐紮新平其弁兵分防營幾汛地  
當新平既屬元江直隸州而營幾又屬臨安府該文  
武事權亦覺不一似可將營幾一汛改歸臨元鎮分  
防其新平遊擊守備千把外委酌帶馬步守兵並由  
普洱鎮中右二營移添兵丁駐於他即作為普洱鎮  
左營所有元江營分駐他即及距該廳較近州城較  
遠之阿墨邦轟宿南因遠四汛俱可歸併左營為該  
遊擊所統屬至新平移去官弁汛防即以元江撤回

之阿墨邦轟宿南因遠各弁移駐裨元新文武所屬  
亦皆畫一其裁官弁兵丁除遊擊守備衙署應行移  
建外其餘駐紮弁兵均可照舊只須更改營名司哨  
移換有號軍裝毋須紛紛調撥較為省事惟元江向  
設八汛只能撤回五汛新平舊設八汛除營幾歸併  
臨元鎮外應添新平一汛仍屬八汛似元江撤回之  
五汛不敷抵補應令元新文武確查可以裁撤者酌  
量裁撤至應撥兵數大約元新兩營只能撥至三四  
百名尚須由普洱中右兩營再撥三四百名方資鎮



歷合亟分札飭議除札臨元鎮及雲南布政司迤南道外為此照會該鎮即行妥速查議各抒所見稟復核辦毋稍遲延切速等因奉此除札本標中軍尚遊擊移行右營遵辦外相應備文咨會為此合咨貴道臺請煩查照辦理須至咨者

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十九日咨

敬稟者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初四日護道卑署府准奉

藩司

憲台

藩憲移行轉奉

憲台

督憲批據臨元鎮臨安府元江他即州廳及委員蕭提舉文牧等會稟查勘他即金銀廠地情形一案批

司移行護道卑署府會同臨元普洱二鎮暨府州廳及委

員等遵照批示情節將坤勇籌金廠再行復勘每日

產金多少聚集若干人其附近另山新出銀硃引苗

是何腥色現開礮硃幾口又有若干人如試行開採

應招何項頭人如何稽查納課權衡利弊妥議章程

稟報核辦等因奉此同日准普洱鎮

普洱鎮移行開奉



憲台

督憲札調臨元新營鎮營兵丁五十名、元江營兵丁一百名、普洱鎮標弁兵一百二員名、前赴他即、交署臨元左營都司陳國樑管帶、駐廠彈壓等、因除弁兵起程日期、由鎮具報外、遵查他即坤勇金廠、昨經護道專人往查、聚集三千餘人、每日出產金沙十餘兩、二十餘兩不等、其另山所出銀硃、引苗、傳聞賍分高低不一、必須取硃試驗、方有準則、茲奉憲飭、自應遵照、勘明、妥議、辦理、查委員文牧等、尚未到他即、新任他即廳倭倅甫經到任、情形未能深悉、該

廠現聚數千餘人、奉調官兵臨廠彈壓、人眾情殊、布置約束、正在吃緊之時、護道署府會商、卑署府應即親赴他即、會同文武委員、及該廳倭倅、妥為勘辦、就便彈壓、以昭慎重、此次奉調弁兵、駐廠需時、應需經費、茲護道於石膏井溢課內、暫行提借銀壹千兩、交卑署府帶往他即、以濟急需、另籌歸款、卑署府即於三月初九日起程、馳往、俟抵他即、再將勘辦情形稟報、

謹肅具稟伏乞

宮保大人 俯賜鑒核恭請 大人



福安仰祈  
慈鑑除稟

督撫部院堂憲暨  
護道  
憲外卑署府。○。○。謹稟

一夫單會稟

督撫藩臬糧鹽

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初五日

委辦他即廠務委員卓來稟 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到

敬稟者竊卑職等前月中旬由省垣肅奉寸稟諒邀

崇鑒矣伏諗

大人閣下績懋鹽梅

權分鎖鑰

察吏宏勳仰副

九重倚卑

觀風啓化聿

昭四國儀型埒晉

台堦曷勝忭禱卑職等昔親

德範共遂烏私茲隸



帡幪彌深、雀躍現於本月初十及十三等日、先後詣廠、惟是廠中事繁、責重、倡始維艱、非朝夕可以清理、况抽課必先、逸立課長、方有責成、近來廠情衰微、且走漏甚易、將來課金未必能敷經費、而目下收法亦尚未有定論、務祈

大人垂念舊屬

詳加指示、俾有遵循、感戴無既、所有收課日期及每月抽收若干、俟後陸續稟聞、專肅寸稟敬請

鈞安伏乞

慈鑒、卑職定仲謹稟

奏稿 道光二十九年二月

奏為遵

旨查勘滇省礦廠情形、請將舊廠核定、清釐新礦、試行開採、以期弊去利興、行之有效、恭摺奏祈

聖鑒事、竊准部咨奉

上諭前因戶部奏籌備庫款一摺、當派宗人府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妥議具奏、茲據另議章程五條、無非就



自然之利斟酌損益惟在該督撫等各就地方情形  
熟商妥議立定章程具奏等因欽此臣等跪誦再三  
仰見

聖主裕國足民利用厚生之至意伏查新定章程五條內  
如河工漕務本為滇省所無鹽務則向有定章並無  
懸引墮課自應遵

旨毋庸更易至錢糧年清年款各稅儘收儘解均無蒂欠  
除將應造清冊飭屬依限據實造報聽候稽查以昭  
畫一外計滇省所應辦者首在開採一事敢不詳慎

籌維伏思有財有土貨原惡其棄於地因利而利富  
可使之藏於民果能經理得宜自可推行無弊考之  
周禮邠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註云邠之言硤也其曰  
為之厲禁以守者為未經開採言之也曰以時取之  
物其地圖而受之巡其禁令此即明言開採之法為  
後世所仿而行焉者也以時云者註疏但釋其大意  
今以臣等在滇所訪聞者証之似指冬春水涸之時  
而言蓋金為水母五金所產之硤皆須厚水而後取  
硤故辦銅例有洩水之費銀硤亦然夏秋礮硤多水



宣洩倍難、徃徃停歇、若水過多而無處可洩、則美礦被淹、亦成廢硿、乃維以時二字、古人早見及此也、物其地圖云者、亦如今之覓礦、先求山形豐厚地脉堅結、草皮旺盛、引苗透露、乃可冀其成、厥滇中諺云、一山有礦、千山有引、引之初見者、曰子櫟、漸而得有正櫟、乃可進山、獲礦、礦形成片者、謂之刷、硿硿寬廣者、謂之堂、由成刷而成堂、始為旺、厥若土石夾雜、則謂之鬆、旋開旋廢、易虧工本、甚至下開上壓、滇諺謂之蓋被、則非徒無益矣、故迺勘必須詳細、所謂物其

地圖者、正以此耳、巡其禁令云者、誠以開採人多、須有彈治之法、如今之廠內、各設課長、客長、硿長、鑪頭、櫟頭、鍋頭、皆所以約束、硿戶、尖戶、及鑪丁、砂丁之類、又須多派書差、巡練、以杜偷匿、漏稅、并禁奪底爭尖、此皆巡其禁令之遺意、是開礦之舉、不獨歷代具有成法、而周禮早已明著、為經、况滇省跬步皆山、本無封禁、而小民趨利若鶩、礦旺則不招、自來、礦竭則不驅、自去、斷無盤踞廢硿、甘心虧本之理、其謂人衆難散、非真知礦廠情形者也、滇人生計維艱、除耕種外、



開採是其所習、近年因銅斤產薄、惟恐京運不敷、但有能覓子廠之人、廠員無不亟令試採、若輩行山望氣、日以為常、於地方之衰旺盈虛、大都能知梗概、見有可圖之利、或以紅單而報、苗引、或以僉呈而請、山牌、當其鳴集鳩資、人人有所希異、要知人事居其半、天事居其半、據本人所言、開而能成、成而能久者、向寔不可多得、然第就目前而論、如其地可聚至千人者、必有能活千人之利、聚至數百人者、必有能活數百人之利、無利之處、人乃畏足、故凡各屬硃廠衰旺

興開地方官皆不能隱瞞、惟設法經理之人、能使已閉復興、轉衰為旺者、寔難其逢耳、案查嘉慶十六年間、戶部議覆雲南銀廠十六處、抽收稅課以二萬六千五百五十兩零、為每年編額、准以此廠之有餘、補彼廠之不足、不必分廠核算、務期總額無虧、如收不足數、着落分賠、遇有贏餘、儘數報解、迨嘉慶十九年、白沙廠衰竭、封閉奉

旨開除、此後定有課額者、共止十五廠、年應解收課銀二萬四千一百一十四兩零、載在戶部則例具



奏准儘收儘解之處，則例所載，祇有角麟、太和、悉儀、白羊四處。嗣又續報永北廳之東升廠、東川府之硃山廠、新平縣之白達母廠。此內維東升一廠，歷年出產較多，所抽課銀兩，可以補各廠之缺。若硃山、白達母二廠，則皆於鉛碓內抽收，殊不濟事。其已定課額之十五廠內，如南安州之石羊土革鎮、雄州之銅廠坡、會澤縣之金牛、永平縣之三道溝，定該歷年廢歇。因課額早定，不敢短絀。或以未成之子廠先行劃補，或由經營之有司自行賠解。檢查歷年

奏銷冊內，均以開化府、鶴慶州、永北廳之金廠四處一同按額解課。總數並無虧短。除課金贏餘無多不計外，其報撥課銀，卽年贏餘自一二千兩至六、七千兩不等。臣等於未奉

諭旨之先，因欲整飭廠務，卽已分別查明之寔，在情形也。

茲蒙

諭令於所屬境內，確切查勘，廣為曉諭，酌量開採，自應先於舊廠之外，加意稽查。當飭藩司遴擇曉事委員，分路訪覓。諭以金銀皆可採取，不必拘定一格。即或有



人互爭之地、前因滋事而未准開者、今不妨由官督辦、抑或草皮單薄之硤、前恐未成而不敢稟者、亦不妨據寔報聞、且仰繹

訓諭諄諄、不准游移不辦、如果開採之後、弊多利少、亦准奏明停止等因、仰見

聖明俯體下情、如此開誠佈公、官民更何所用其疑慮乎、况查滇省課金、或以牀計、或以粟計、例定課額甚微、其課銀章程、本係一五抽收、民間採得十萬兩之銀、納課者僅一萬五千兩、可謂歛從其薄、於民誠有大

益、將此明白開導、似民間皆已踴躍倍常、當據委員會同臨安普洱文武稟稱、查得他郎通判所轄坤勇箐地方、距城九十里、有土山數重、山頂全係碎砂、不能栽種、故無民居、前因土內產有金沙、遂有外來遊民私挖淘洗、致相爭鬥、稟經前督臣委員會同他郎元江廳州前往查逐、該遊民各即逃散、遂將該山封閉、但金沙仍不時湧現、挖淘較易、難免遊民旋復潛來、如蒙

奏明開採、雖豐嗇難以遽定、究足以裨公課而杜私爭、



臣等隨復批飭各員親詣該山勘明實在情形旋據稟復山頂寬平周圍約七八里掘土尺餘即見細碎金砂閃爍耀目官員到山遊民先已躲避勘有私硎四口詢訪附近村人云挖起金砂取水屢淘復以木板為牀竟日搖盪一人之力日可得金幾厘多亦不出一錢又離該山數里有名為三股牆及小凹子二處勘有草皮銀硎微夾金砂現亦有人偷挖但未進山成礦等情臣等當即批准將此三處試行開採但先前既因私挖致釀鬥爭此次官為督辦亟應選擇

殷寔良善者作為頭人責令招募砂丁逐層約束前者偷挖驅逐復來者亦當訪拿究辦以示懲儆且必須先派員弁多帶兵丁始足以資彈壓容俟臣等斟酌調遣一俟布置定局再行縷晰奏

聞又據鎮沅直隸同知暨文山廣通二縣先後稟稱前因奉文廣覓硎廠疊經示諭民人訪尋子廠呈報嗣有鎮沅廳民羅梓鵬等報有距城百餘里興隆山躡獲銀礦引苗當經招丁試採該廳時往履勘其礦砂忽接忽跳未能定準如數月內堪以接採擬即酌定



課程又文山縣民萬雲龍等以距城一百八十里之  
白得牛寨地方出有硃苗該民等已出各備油米呈  
縣開採經該縣報府委勘山勢豐厚惟四圍包攔不  
甚緊密所出草皮荒硃腥色較低兼以時有時無不  
免旋作旋輟請加察看可否抽收銀課儘收儘解又  
廣通縣民李集之等以象山地方距城九十七里有  
硃可採報經該縣准令試辦嗣探得門硃所出無多  
業經措鑪分汁無如銀微色低惟將所出黑鉛藉作  
底母之用尚須再行試準量請收課各據實具稟前

海

落

三月

大熟地

四月

郁李仁

三月

肉蓯蓉

三月

知

母

三月

油

三月

炙玉竹

三月

沙貝

二月

括

萸皮

二月

杏仁泥

二月

炒枳殼

二月

柏子仁

二月

橘

紅

八月

穉豆以製研末蜂窠為丸每服五下  
空心淡鹽湯下

十一日



課程又文山縣民萬雲龍等以距城一百八十里之  
白得牛寨地方出有硃苗該民等已出各備油米呈  
縣開採經該縣報府委勘山勢豐厚惟四圍包攔不  
甚緊密所出草皮荒硃腥色較低兼以時有時無不  
免旋作旋輟請加察看可否抽收銀課儘收儘解又  
廣通縣民李集之等以象山地方距城九十七里有  
硃可採報經該縣准令試辦嗣探得閃硃所出無多  
業經措鑪分汁無如銀微色低惟將所出黑鉛藉作  
底母之用尚須再行試準量請收課各據實具稟前

來臣等查三廠開採雖尚未見成效然總須該地方  
官激勵廠民奮勉從事不可任其半塗而廢現已札  
令速將硃砂煎樣解驗應抽課銀先許儘收儘解俟  
試解一年察定情形再將抽解數目入額請撥至此  
外更令廣為覓採有苗即力求獲硃有硃即務使成  
堂如能採辦數多應先遵照

朝議商給優賞官請議叙以期率作興事感奮爭先至  
舊額老廠難據逐細查訪實係衰歇者多然習於廠  
務者必能明於消長之機以籌修復之法或拉龍拉



水或旁路抄尖或配石分汁如錘手背夫及搗鑪下  
單之人所見既多諒亦能知補救即或費需工本但  
能先難後獲亦當設法為之倘實係銅產全枯徒勞  
無益則名是實非之廠似應據實開除即於儘收儘  
解各廠

奏明抵補總須比較原定舊額無絀有贏方為核實整  
頓之道不得因廣採新山而轉置舊廠於不問至於  
官辦民辦商辦及作何彈壓稽查之處仰蒙

恩諭不為遙制凡在官商士庶無不感激倍深自當按地

方之情形籌經久之善策查辦廠先須備齊油米柴  
炭貲本甚鉅原非一人之力所能獨開官辦呼應雖  
靈而在任以暫無常恐交代葛藤滋甚倘或因之虧  
空叅辦則有所藉口籌補則益啟效尤况地方官經  
管事多安能親往廠中胼胝手足勢必假手於幕丁  
胥役弊竇愈多似仍招集商民聽其朋資駁辦成則  
加獎歇亦不追則官有督率之權而無著賠之累似  
可常行無弊臣等與在省司道及日久在滇之正佐  
各員下逮商旅民人無不虛衷採訪竊以此次認真



整頓令在必行所宜先定章程者約有四事一日寬鉛禁查銀礦惟炸礦為上為其地頭潔淨出銀多而賤色高然廠中似此之礦百不得一其習見者名為大花銀礦細花銀礦其實皆鉛礦也鉛礦百斤煎鉛約半即為好礦而好鉛十斤入爐架罩其上者約銀六七錢次者二三錢除抽課工費之外只敷半本其裏出鉛汁名銷團鉛浸灰內名曰底母皆可溜成黑鉛以此售賣始獲微利滇省向因黑鉛攸關軍火曾有比照私賣硝磺辨罪之案故爐戶所餘底銷皆為

棄物虧本愈多臣等查黑鉛一項或鑄錫箔或炒煉黃丹顏料所用亦廣原非僅為製造鉛彈之需律例內并無黑鉛不准通商之文且貴州之柞子廠四川之龍頭山黑鉛均准售賣滇省事同一律如准將底銷出售以補廠民成本之虧庶不致於退歇况售賣底銷必有行店其發運若干令廠員驗明編號填給照票俟運至彼處即將照票赴該地方衙門繳銷既可杜其走私於軍火無所妨碍藉可沾其利益於廠民實獲補苴一曰減浮費查滇省各屬無論五金之



廠皆有廠規其頭人分為七長每開一廠則七長商議立規名目愈多剝削愈甚查歷辦章程迤東各廠硎戶賣礦按所得礦價每百斤官抽銀十五兩謂之生課迤西各廠硎戶賣礦不納課惟按煎成銀數每百兩抽銀十二三兩不等謂之熟課皆批解造報之正款必不可少此外有所謂撒散者則頭人書役巡練之工食薪水出焉有所謂火耗馬脚硎主硎分水以及西岳廟功德合廠公費等名目皆頭人所逐漸增添者雖不能盡裁亦必大減現在出示曉諭飭

令盡刪無益之規銀以辦必需之油米庶不致因累而散一曰嚴法令向來廠上之人殷寔良善者什之一而獷悍詭譎者什之九又廠中及興燒香結盟之習故滇諺有之無香不成廠其分也爭相難長其合也并力把持恃衆欺民漸而抗官藐法是以有礦之地不惟官懼考成並紳士民人亦皆凜然防範今興利必先除害非嚴不可即如所用鉄器除錘鑿鍋鏟菜刀准帶外一切烏鎗刀械全應搜淨方許入廠其駐廠彈壓之印委員弁概准設立枷號竹板等刑具



有犯先予枷號、或揮耳箭遊示、期以小懲大戒、若廠匪胆敢結黨、仇殺多命、鬧成巨案、或恃衆強姦盜劫、擾害平民、責令該府州廳縣會同營員、立即兜拏、務獲、審明詳定之後、請照現辦、迤西匪類章程、就地請令正法、俾得觸目警心、庶可懲一警百、一曰杜詐偽、查硃廠向係朋開、其股分多寡不一、有領頭兼股者、亦有搭股分尖者、自必見有好硃、而後合夥、查滇省有一種詐偽之徒、慣以哄騙油米為伎倆、於硃砂堆中、擇以極好淨硃、如俗名黑綠及硃砂、蕎麵之類、作為樣礦、示人、啗以重利、慫恿出資、承攬既多、身先躲避、愚者以此受累、黠者以此詐財、良民不敢開採、多以此故、又廠上賣硃、買硃之時、復有一種積蠹、揮身說合、徃徃私抽厘頭、為之裝蓋底面、顛倒好醜、為貽害廠務之尤、茲先出示諭禁、嗣後訪獲此等匪徒、皆即加重懲辦、庶可除弊混、而示勸懲矣、臣等在滇省未久、於硃廠情形、本不諳習、仰荷

聖慈委任、且蒙

訓諭周詳、謹就查訪實情、先籌大概、雖成效尚未能豫必



而任事斷不敢畏難此外續查利弊情形、總當據實直陳以仰副

宵旰疇咨於萬一、所有查者籌辦緣由、是否有當、臣等謹合詞恭摺具

奏伏乞

皇上聖鑒訓示謹

奏

詳稿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十七日

列會銜為遵

旨查勘滇省硃廠情形、請將舊廠核實清釐、新硃試行開採、以期弊去利興行之有效、詳請具

奏事案奉

督撫札准部咨奉

上諭前因戶部奏籌備庫款一摺、當派宗人府大學士軍機大臣會同妥議具奏、茲據另議章程五條、無非就自然之利、斟酌損益、惟在該督撫等各就地方情形、熟商妥議、立定章程具奏、等因、欽此、本司道等跪誦再三

仰見



聖主裕國足民、利用厚生之至意、伏查新定章程五條內、如河工漕務、本為滇省所無、鹽務則向有定章、並無懸引墮課、自應遵

旨毋庸更易、至錢糧年清年款、各稅儘收儘解、均無蒂欠、除將應造清冊、飭屬依限造報、聽候稽查、以昭畫一、外、計滇省所應辦者、首在開採一事、敢不詳慎籌維、伏思有土有財、貨原惡其棄於地、因利而利、富仍使之藏於民、果能經理得宜、自可推行無弊、考之周禮、州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註云州之言砮也、其曰為之

厲禁以守者、為未經開採言之也、曰以時取之物、其地圖而授之、巡其禁令、此即明言開採之法、為後世所仿而行為者也、以時云者、註疏但釋其大意、今以本司道等在滇所訪聞者証之、似指冬春水涸之時、而言蓋金為水母、五金所產之硃、皆須屏水而後取、硃故辦銅例有水洩之費、銀硃亦然、夏秋礮硃多水、宣洩倍難、往往停歇、若水過多而無處可洩、則美硃被淹亦成廢硃、乃悟以時二字、古人固早見及此也、物其地圖云者、亦如今之覓硃、先求山形豐厚地脉



堅結草皮旺盛引苗透露乃可冀其成厥滇中諺云  
一山有硃千山有引引之初見者曰子椽漸而得有  
正椽乃可進山獲硃形成片者謂之刷寬廣者謂  
堂由成刷而成堂始為旺厥若土石夾雜則謂之鬆  
堉旋開旋廢易虧工本甚至下開上壓滇諺謂之蓋  
被則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故斃勘必須詳細所謂物  
其地圖者正以此耳巡其禁令云者誠以開採人多  
須有彈治之法如今之厥內各設課長客長硃長爐  
頭椽頭鍋頭皆所以約束礮戶尖戶及爐丁砂丁之

類又須多派書差巡練以杜偷匿漏課並禁奪底爭  
尖此皆巡其禁令之遺意是開硃之舉不獨歷代具  
有成法而周禮早已明著為經况滇省跬步皆山本  
無封禁而小民趨利若鶩硃旺則不招自來硃竭亦  
不驅自去斷無盤踞廢硃甘心虧本之理其謂人象  
難散非真知硃厥情形者也滇人生計維艱除耕種  
外開採是其所習近年因銅斤產薄惟恐京運不敷  
但有能覓子厥之人厥員無不亟令試採若輩行山  
望氣日以為常於地力之衰旺盈虛大都能知梗概



見有可圖之利或以紅單而報苗引或以僉呈而請山牌當其朋集鳩費人人有所希冀要之人事居其半天事居其半據本地人所言開而能成成而能久者向實不可多得然第就目前而論如其地可聚至千人者必有能活千人之利聚至數百人者亦必有能活數百人之利無利之處人乃裹足故凡各屬硃廠衰旺興閉地方官皆不能隱瞞惟設法經理之人能使已閉復興轉衰為旺者實難其選耳案查嘉慶十六年間戶部議覆雲南銀廠十六處抽收稅課以

二萬六千五百五十兩零為每年總額准以此廠之有餘補彼廠之不足不必分廠核算務期總額無虧如收不足數着落分賠遇有贏餘儘數報解迨嘉慶十九年白沙一廠衰竭封閉奉

旨開除此後定有課額者共止十五廠年應抽解課銀二萬四千一百一十四兩零載在戶部則例其  
奏准儘收儘解之廠則例所載祇有舟麟太和悉宜白羊四處嗣又續報永北廳之東昇廠東川府之硃山廠新平縣之白達母廠此內惟東昇一廠歷年出產



較多所抽課銀尚可以補各廠之缺若硃山白達母  
二廠則皆於鉛硃內抽取殊不濟事其已定課額之  
十五廠內如南安州之石羊土革鎮雄州之銅廠坡  
會澤縣之金牛永平縣之三道溝實皆歷年廢歇之  
因課額早定不敢短絀或以未成之子廠先行劃補  
或由經營之有司自行賠解檢查歷年

奏銷冊內均與開化府中甸廳永北廳之金廠四處一  
同按額解課總數並無虧短除課金贏餘無多不計  
外其報撥課銀節年贏餘自一二千兩至六七千兩

不等此本司等於未奉

諭旨之先因欲整飭廠務却已分別查明之實在情形也

茲蒙

諭令於所屬境內確切查勘廣為曉諭酌量開採自應先  
於舊廠之外加意稽查本司道等當即擇選曉事委  
員分路訪覓諭以金銀皆可採取不必拘定一格即  
或有人互爭之地前因滋事而未准開者今不妨由  
官督辦抑或草皮單薄之硃前恐未成而不敢稟者  
亦不妨據寔報聞且仰繹



訓諭諄諄不准游移不辦如果開採之後弊多利少亦准  
奏明停止等因

聖明俯體下情如此開誠布公官民更何所用其疑慮乎  
况查滇省課金或以牀計或以票計例定課額甚微  
其課銀章程本係一五抽收民間採得十萬兩之銀  
納課者僅一萬五千兩可謂斂從其薄於民誠有大  
益將此明白開導似民間皆已踴躍倍常當據委員  
會同臨安普洱文武稟稱查得他郡通判所轄坤勇  
箐地方距城九十里有土山數重山頂全係碎砂不

能栽種故無民居前因土內產有金沙遂有外來游  
私挖淘洗致相爭鬥稟經

前督憲委員會同他郡元江廳州前往查逐該游民  
各即逃散遂將該山封閉但金沙仍不時湧現挖淘  
較易難免游民旋復潛來如蒙

奏明開採雖豐嗇難以遽定究足以裨公課而杜私爭  
本司隨復批飭各員親詣該山勘明實在情形旋據  
稟復山頂寬平周圍約七八里掘土尺餘即見細碎  
金沙閃爍耀目官員到山游民先已躲避勘有私洞



四口詢訪附近村人云挖起金沙取水屢淘復以木板為牀竟日搖盪一人之力日可得金幾釐多亦不出一分又離該山數里有名為三股墻及小凹子二處勘有草皮銀硃微夾金沙現亦有人偷挖但未進山成硃等情本司當即稟蒙批准將此三處試行開採但先前既因私挖致釀鬥爭此次官為督辦亟應透擇良善者作為頭人責令招募砂丁逐層約束前此偷挖滋事驅逐復來者亦當訪拏究辦以示懲儆且必須先派員弁多帶兵丁始足以資彈壓容另斟

酌調遣佈置定局再行詳請奏

聞又據鎮沅直隸同知暨文山廣通二縣先後稟稱前因奉文廣覓銅廠疊經示諭民人訪尋子廠呈報嗣有鎮沅廳民羅梓鵬等報有距城百餘里之興隆山躡獲銀硃引苗當令招丁試採該廳時往履勘其硃砂忽接忽跳未能定準如數月內堪以接採擬即酌定課程又文山縣民萬雲隴等以距城一百八十里之白得牛寨地方出有硃苗該民等已各出備油米呈縣開採經該縣報府委勘山勢豐厚惟四圍包攔



不甚緊密所出草皮荒硃腥色較低兼以時有時無  
不免旋作旋輟請加察看可否抽收銀課儘收儘解  
又廣通縣民李集之等以象山地地方距城九十七里  
有硃可採報經該縣准令試辦嗣採得門硃所出無  
多業經措鑪分汁無如銀微色低惟將所出黑鉛藉  
作底母之用尚須再行試準量請抽課各據實具稟  
前來查該三廠開採雖尚未見成效然總須該地方  
官激勵廠民奮勉從事不可任其半塗而廢現已札  
令速將硃砂煎樣解驗應抽課銀先許儘收儘解俟  
試辦一年察定情形再將抽解數目入額請撥至此  
外更令廣為覓採有苗即力求獲硃有硃即務使成  
堂如能採辦數多應先遵照

朝議商給優獎官請議叙以期率作興事感奮爭先至  
舊額老廠雖據逐細查訪實係衰歇者多然習於廠  
事者必能明其消長之機以籌脩復之法或拉龍扯  
水或旁路抄尖或配石分汁如錘手背夫及搗爐下  
單之人所見既多諒亦能知補救即或需費工本但  
能先難後獲亦當設法為之倘實係硃產全枯徒勞



無益則名是實非之廠似應據實開除即於儘收儘解各廠中

奏明抵補總須比較原定舊額無絀有贏方為核實整頓之道不得因廣採新山而轉置舊廠於不問至於官辦民辦商辦及如何統轄彈治稽查之處仰蒙

恩諭不為遙制凡在官商士庶無不感激倍深自當按地方之情形籌經久之善策查辦廠先須備齊油米柴炭資本甚鉅原非一人之力所能獨開官辦呼應雖靈而在任久暫無常恐交代葛藤滋甚倘或因之虧

空叅辦則有所藉口籌補則益啟效尤况地方官經管事多安能親駐廠中胼胝手足勢必假手於幕丁胥役弊竇愈多似仍招集商民聽其朋資夥辦成則加獎歇亦不追則官有督率之權而無着賠之累似可常行無弊本司道等與在滇日久之正佐各員下逮商旅民人無不虛衷採訪竊以此次認真整頓令在必行所宜先定章程者約有四事一曰寬鉛禁查銀硃惟炸硃為上為其塊頭淨潔出銀多而腥色高然廠中似此之硃百不得一其習見者名為大花銀



砒細花銀砒其實皆鉛砒也鉛砒百斤煎鉛得半即為好砒而好鉛十斤入爐架罩其上者得銀六七錢次者僅二三錢除抽課工費之外只敷半本其裹出鉛汁名為銷團鉛浸灰內名曰底母皆可留成黑鉛以此售賣始獲微利滇省向因黑鉛攸關軍火曾有比照私賣硝磺辦罪之案故爐戶所餘底銷皆為棄物虧本愈多本司等查黑鉛一項或錘造錫箔或炒煉黃丹顏料所用亦廣原非僅為製造鉛彈之需律例內並無黑鉛不准通商之文且貴州之柞子廠四

川之龍頭山黑鉛均准售賣滇省事同一律如准將底銷出售以補廠民成本之虧庶不至於退歇况售買底銷必有行店其發運若干令廠員驗明編號填給照票俟運至彼處即將照票赴該地方衙門繳銷既可杜其走私於軍火無所妨碍藉得沾有利益於廠民實獲補苴一曰減浮費查雲南各屬無論五金之廠皆有廠規其頭人分為七長每開一廠則七長商議立規名目愈多剝削愈甚查歷辦章程迤東各廠銅戶賣砒按所得砒價每百兩官抽十五兩謂之



生課迤西各廠硃戶賣硃不納課惟按煎成銀數每百兩抽銀十二三兩不等謂之熟課皆批解造報之正款必不可少此外有所謂撒散者則頭人書役巡練之工食薪水出焉有所謂火耗馬脚硃主硃分水以及西岳廟功德合廠公費等名目皆頭人所逐漸增添者雖不能盡裁亦必須大減現在出示曉諭務令痛刪無益之規銀以辦必需之油米庶不致因累而散一曰嚴法令查向來廠上之人殷實良善者什之一而獷悍詭譎者什之九又廠中極興燒香結

盟之習故滇諺有云無香不成廠其分也爭相雄長其合也併力把持恃衆欺民漸而抗官藐法是以有硃之地不獨官懼考成並紳士居民亦皆慄然防範今興利必先除害非嚴不可即如所用鐵器除錘鑿鍋鏟菜刀准帶外一切烏鎗刀械全應搜淨方許入廠其駐廠彈壓之印委員弁皆准設立枷杖等刑具有犯先予枷責或挿耳箭遊示期於小懲大戒若廠匪胆敢結黨仇殺多命鬧成巨案或恃衆強姦盜劫擾害平民責令該府州廳縣會同營員立即兜拿務



獲審明詳定之後請照現辦迤西匪類章程就地請  
令正法俾得觸目警心庶可懲一儆百一曰杜詐偽查  
硃廠向係朋開其股分多寡不一有領頭兼股者亦  
有搭股分尖者自必見有好硃而後合夥滇省有一  
種詐偽之徒慣以哄騙油米為伎倆於硃砂堆中擇  
其極好淨塊如俗名墨綠及硃砂蕎麩之類作為樣  
硃示人啗以重利慫恿出資承攬既多身先逃避愚  
者以此受累黠者以此詐財良民不敢開採多以此  
故又廠上賣硃買硃之時復有一種積蠹揮身說合  
徃徃私抽釐頭為之裘蓋底面顛倒好醜為貽害廠  
務之尤茲先出示諭禁嗣後訪獲此等匪徒皆即加  
重懲辦庶可弊混而示勸懲矣所有查勘籌辦緣由  
是否有當相應會文詳請

憲台會同

督憲核

奏再東道駐劄寫遠未及會印合併聲明除呈

撫部院外為此備由具呈伏乞  
督部堂外為此備由具呈伏乞  
照詳施行須至呈者



呈

兩院

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十七日課房承

迤東道藩

布政使司趙

按察使司普

護迤南道黃





